



■巫溪岩崩，宿舍樓、旅館、居民住房被毀或掩埋

■危難時刻，駐渝部隊奉命緊急前往救援……

和我掰手腕的战友 犧牲在救災路上

□羅毅

紀實



烈士王明卿



1985年7月的一天，个子高高大大的王明卿身着一身嶄新的軍裝，來營部找我開具《軍人通行證》。他的河南普通話，聽起來抑揚頓挫，說連隊批了假，他得在“八一”前趕回老家娶媳婦，並說未婚妻是民办教師。

我邊開通行證邊說，恭喜你啊王老兵，要做新郎官啦。老王笑着說，“什麼新郎官不新郎官的。來，抽根煙！”他邊說邊從褲包里掏出一盒“大重九”來。我說不抽煙。王老兵拉下臉來，丟了兩支在桌子上，“抽，沒事兒，哪有當兵不抽煙的？我可不喜歡奶油小生。”

A 初識 掰手腕，我贏了他兩盤

我心里一咯噔：这老王什么意思，未必说我是银幕上的假军人不成？“老王，我是真的不抽烟。要不，咱们掰手腕如何？”在连队，兄弟们没事就爱在一起撸起袖子掰一掰，掰得脸红脖子粗。赢了，趾高气扬，像一只雄壮的鸡公。输了的，咬牙发誓，“下一回，老子一定要掰回来！”大伙玩这拼力气游戏的好处是：慢慢地，胳膊上就有了一块一块的疙瘩肉。玩单杠和引体向上，再也不是往下坠的秤砣。

“呸，你个新兵蛋子，敢和我掰手腕？不晓得我是玩装载机的？”王明卿卷起袖子，古铜色的胳膊，腱子肉闪亮。我见状有些心虚。但话已出口，还是撸起袖子，硬着头皮与老王比试起来。

不知道是不是老王故意让了我。三个回合，我竟掰赢了两盘。王老兵笑眯了眼，“呵呵，看不出你这个白面书生，还有点蛮力呢。不错！等我回来消假，给你发喜糖哈。”我使出浑身气力掰手腕，分明有些气短，“要，要得，把你家属的照片拿来瞧瞧，让我认认嫂子。”

王明卿是1978年从河南宜阳县入伍的装载机手。我与老王掰手腕那阵，他是工兵营筑城连二班的班长，刚刚从义务兵转为志愿兵。按当时部队政策，志愿兵服役满13年，就可以转业地方，农转非，吃商品粮，国家还会安排一份享受工人待遇的工作。运气好的话，遇有贵人相助，兴许还有转干的机会。这好事对于从农村出来的老王，不亚于天降甘霖。

做了志愿兵的王班长，在工地上干活，比做义务兵时更加卖力。他操作装载机，在逼仄的坑道里进退自如。当机斗高高举起时，老王会把油门踩得隆隆响，装载机屁股后面冒出一团团黑烟，机斗中的碴土潮水般向卸车车厢流去……即便轮休不上班，我也常常看到老王穿着工作服，戴一双沾满机油的手套，在他的装载机上爬上爬下。主动自觉地做机械保养，对筑城工兵来说，就如步兵爱护手中的枪一样，是一种本能习惯。

一年以后，因为上军校，我离开了营队。

B 救災 船觸礁，出師未捷身先死

再一次听到王明卿的名字，是在1987那个金色的秋天。

9月1日，各地学校欢天喜地开学的日子。群山深处的巫溪县县城南门湾龙头山，却在这一天的凌晨时分，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岩崩。百米高的悬崖上，坍塌下近万立方米的巨石和泥沙，将山脚下的县电力公司宿舍楼、几家私人旅馆、周围居民住房悉数摧毁或掩埋。瞬间，天灾敲碎了大宁河边小城的宁静。

危難時刻，人民解放軍顯身手！

駐渝某部工兵營奉命，迅速組成搶險隊，從九龍坡碼頭裝載，趕赴巫溪搶險。某師司令部副參謀長張啟生、工兵科長陳國榮率工兵營道橋、築城、地爆連主力，啟封大型工程裝備，配屬少量師直通信兵、防化兵和部分機關參謀，租用地方民船，沿長江水路航行，向岩崩之地巫溪挺進。

9月3日凌晨3時左右，暗夜中的長江上，大霧瀰漫，呈品字形開進的拖輪和駁船行至長壽兩蟾堆江面附近，江心巨石如攔路虎擋住去路。一聲巨响過後，觸礁災難，瞬間降臨。栖身駁船甲板的王明卿，在巨大的撞擊中頭破血流，裝載機輪胎從他的頭部碾壓過去。一台輪式移動电站，砸在師司令部機要科參謀李東升的大腿根部。船上大副右手四根手指被崩斷的鋼絲繩齊齊切斷。工兵營長楊志錦、築城連挖掘機手熊明生一千人等，或重傷，或輕傷，鮮血染紅了甲板。道橋連政治指導員鄭安民清楚地記得，船隊觸礁

后，搶險隊迅速組織搶救傷員。是他親手用文書沈友橋的毛巾被，把壯烈犧牲的王明卿包裹後抱上担架，送到聞訊趕來的四川維尼綸廠醫院救護車上的。事隔多年，鄭指導員還不無悲傷地說，誰想得到呢？出發前的頭天晚上，我還在築城連與王明卿喝了一台壯行酒。王明卿興奮地說，家屬馬上就要來部隊探親了，她喜歡吃重慶小面，為此專門給她準備了一罐油辣子呢。哪知道，僅僅一天時間，就是天人永別。

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

放下犧牲的烈士，包扎好負傷的戰友，搶險隊沒有退縮。大型裝備改用汽車輪渡繼續前行，奔萬縣、下雲陽，于奉節碼頭上岸後，跋涉於崎嶇、狹窄的山道。因為操作手犧牲或負傷，築城連二班副班長楊榜在右手負傷的情況下，挑起了大梁，在險峻的山路上來回奔波，用左手“違規操作”，既開裝載機又操作挖掘機，表現英勇，成為巫溪岩崩搶險中唯一榮立二等功的士兵。

經過晝夜行軍，搶險隊於9月6日深夜抵達廢墟般的南門灣，不做休息，迅速請戰，投入遇難者尋找、危岩爆破、土石清運……搶險結束後，時任四川省副省長的蒲海清為官兵的奉獻精神感動，與帶病指揮戰鬥的陳國榮深情相擁，久久不願分開。萬縣地委書記歐陽榮代表萬縣地區780萬人民向搶險隊表示感謝。解放軍官兵撤離巫溪時，县委书记李健、县长魏心珩率县城民众，万人空巷欢送子弟兵……

C 告慰 緬烈士，重慶的山水記得你

我是在南方某軍校得知這一驚心動魄的消息的。首長和戰友的名字，是多麼熟悉；犧牲戰友王明卿的音容笑貌，宛如眼前。我倆在營部掰手腕的情景，是何等的親切。一個活生生的解放軍戰士，怎麼就犧牲了呢？這可是歲月安穩、花好月圓的和平年代啊！

戰友在來信中告訴我，王明卿的父親、兄弟和媳婦曾霞，抱著剛剛半歲多的女兒，千里迢迢來部隊接烈士回家。在長壽縣殯儀館，遠遠望見丈夫的遺體，曾霞當場暈死過去……

我默默地收拾好信件，遙向重慶方向，為犧牲戰友默哀，也為搶險隊的漂亮戰績而感奮。數年以後，我有幸擔任了這個營築城連的連長，每每遇有重大突發事情，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王明卿，想起自己未能親身參與的巫溪岩崩大搶險。

今天，舊日巫溪不復存在。三峽成庫的歷史機遇，讓巫溪老縣城鳳凰涅槃。南門灣岩崩近旁，亮堂堂的龍頭山隧道早已貫通，把趙家壩、馬鎮壩與寧河古鎮緊緊相連。崎嶇盤旋的山路早已變身為平坦直達的奉溪高速，上古鹽泉、荊竹壩懸棺、靈巫洞、紅池壩、陰條嶺、蘭英大峽谷等巫溪絕美風光，相繼走出秦巴大山；傳承千年的巫文化，向世人漸漸掀開神秘浪漫的面紗……

歷史不容忘記。站在大寧河邊，深情告慰天上的烈士：王明卿，您為巫溪人民的安危而犧牲，山川作證，英魂長存。戰友我堅信，大山大水的重慶記得你的名字；美麗的巫溪，永遠記得當年那一群奮不顧身的解放軍戰士。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 圖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戰友合影
(後排左一為王明卿)